

*Secrets for
Success and Happiness*

成功与幸福的 秘密

[美] 奥格·曼狄诺 著
费肖俊 译



世界知识出版社

*Secrets for
Success and Happiness*

成功与幸福的 秘密



世界出版社

目 录

1991年 1

1992年 83

1993年 19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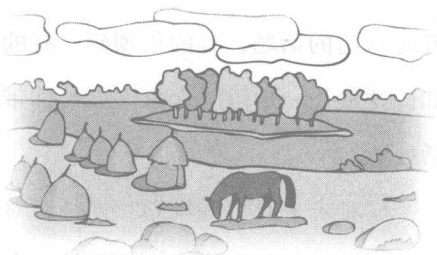
1994年 317

1991年

生活倘若值得一书，

不妨极尽细微，还其本来面目。

——亨利·沃兹沃斯·朗费罗



1991



1月2日

欢迎你……

请握住我的手。随我同行，与我做伴，一起来翻开这些书页。你将和我飞往陌生的城市，跟我走进剧场和会议大厅，登上讲台，面对无数的听众，畅谈有关成功和幸福的话题。接下来，便和我回到这间工作室，在通红的壁炉前休憩片刻，然后，再来到我家农舍的老房子背后，那里长满了松柏和白桦树，让我们携手并肩，久久地徜徉林间，只见雪花漫天飞舞，小松鼠们嗷嗷待哺。

最为重要的是，我们将在一起度过数周乃至数月，我会谈及五花八门的话题，有的很琐碎，有的很要紧，且听我娓娓道来。如此这般……这段时光也许会给你带来些许启示，帮助你改善生活处境。

你对未来有哪些规划？你是否对它们满怀着欣喜、激动和期盼，还是挂起了白旗，甘愿服输，自认今生一事无成？你是否曾



打算撰写辉煌的人生篇章，然而，理想与现实的反差，又使你自怨自艾，不胜感伤？

请抓住我的手。现在还不算太迟。用心地听我讲述，你很快会发现，在这些絮语里不乏真知灼见，它们大多并非我的原创，却能改变你的命运。每个人难免为恐惧、痛苦和疑虑所困。我们总是畏难退缩，自行放弃目标。但是，正如居里夫人所说，世间万物皆有可能改变，所以，人的一生应当无所畏惧，但求能理解生命的真谛。

 1月4日

本文纯属私人日记，但它最终将公之于众，为人们所牢记。亨利·戴维·梭罗如是写道：“倘若某位作家不敢向世人坦承其过去的劣迹，那么，他就称不上‘伟大’。又有谁不懂得‘人无完人’的道理？”

从20岁开始，梭罗终生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。最初，也许只有他自己才是那些日记的读者，后来，他还希望别人也能读到他的文字，因此，日记内容经过了多次修改和润色。

从中学时代开始，梭罗的代表作《瓦尔登湖》(Walden)及其包括39卷日记在内的其他作品就给我的生活带来了许多欢乐、满足和感悟。虽然我已出版了17本书，但若不是老友罗伯特·康克林的一番点拨，我还从未萌生过写日记的念头。多年以前，我有幸在康克林公司的年度大会上做过一次演讲，此后，我俩时常有

书信往来。读到鲍勃的信，而然，文章主人的影响甚微。

在鲍勃^①的一封信里，正是结尾处的三段文字，使我鼓足了勇气，开始动笔写日记：

鲍勃，我认为，你并未意识到自己作为一名传奇人物，

具有何等重要的影响。你那些作品的生命力将超越我们当前这一代人。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说，它们全都是自述性书籍，

但我希望你能找到某种新的途径，以便未来的读者更加深入地

了解“文章背后的精神实质”。

究竟是个人随笔，传记小品，还是日记？五百年后，人们将为你著书立传。假如他们对你不甚了解，只得凭空杜撰，

那么，为何不向他们提供真实素材呢？

朋友，你取得的成就令我肃然起敬。你花上一个月时间，就能使大多数作家和演说家受用终生。

这些溢美之词，足以让任何人热血沸腾。

阅信后不久，我恰巧又翻出梭罗的第10卷日记，便全神贯注地看了起来。他于1857年10月21日做过如下记录：“难道诗人肯定

不会去写他自己的传记？他也写不出一则精彩的日记？我们所希望了解的，并不是他笔下虚构的英雄，而是他本人——一位现

① 罗伯特的昵称。——译者注



实生活里的主角。”

我既非诗人，也不是英雄，但我走过一段漫长而坎坷的道路——从不名一文的酒鬼，转变为深受欢迎的畅销书作家，感受过其间的苦楚与喜悦。阅历从来就是一位严厉的，却又极为优秀的导师。那么……让我们携手同行吧。你可能会喜欢上这段旅程，我也知道：我很乐意与你一路相伴。

 1月5日

每年新春来临之际，头几天总像是充满了神奇魔力，令人遐想联翩。新年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些什么呢？我读过旧版的《埃尔伯特·哈伯德札记》(Elbert Hubbard's Scrap Book)，该书于1923年出版，我恰巧也在同年出生，书中选录了W. R. 亨特所写的一段新年祈祷词，字里行间表达了人们追求幸福生活、营造人间天堂的各种愿望：

新年伊始，太阳又在新一天的黎明升起。今年今朝，我祈求些什么呢？但愿这个世界不再如此丑陋，也没有人遭受损害；而我的每一个梦想得以成真，使我获取和积聚力量，给我带来深切的感动：

结识两三位知心的朋友，让友情常在。

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，使这个世界不致变得更糟。

付出自己的努力，得到恰如其分的回报。

毫不畏惧，勇往直前，哪怕一路上荆棘丛生。

满怀同情之心。

看到绵延的群山、不息的大海以及人们用双手创造的美好事物。

拥有幽默感和动人的笑容。

不时地沉思冥想，感念无所不在的上帝。

……还有就是耐心等待，并能在上述愿望变为现实的时候，做出理智的判断。

1月7日

此时，我端坐在工作室里，面前是一台破旧的IBM电动打字机，我正用键盘敲打着日记。多年以来，这台打字机就是我唯一的写作工具，它帮助我写出了十余本书。屋外天寒地冻，而我书桌旁的燃气壁炉里却是炉火通明。

我家曾住在斯科特斯戴尔，家中的设施一应俱全，不止有游泳池，还有我自己的小高尔夫球场，当地每年起码有三百个阳光灿烂的日子，我们在那里一住就是十多年。如今，我们却搬到新罕布什尔州南部的一个小镇，紧挨着一条狭窄的土路，住进了一幢旧农舍。为什么呢？有好多次，贝蒂和我相对无语，百思不得其解。直到今天，我俩依旧弄不明白，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我们横贯美国，将新家搬到了一个小村庄：在这里，贝蒂度过了她的童年，而34年前，我俩也是在此地结婚，那时候，两人手头只有



十美元。

故事得从1988年6月讲起。当时，我被安排前往波士顿的海内斯会议中心做一次演讲。尽管贝蒂以往极少与我同行，可她这一次却改了主意，还打算带上她的父母跟我俩一块儿去旅行。我们没有直飞波士顿机场，而是按计划，先飞往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市，再在当地租一辆车，亲自将两位老人送到我老丈人的兄弟家，让他们回到住过大半辈子的小村庄里，开开心心地待上一两个星期，或许，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。

一路上很顺利，随后，我们就将两位老人安顿在比尔叔叔家。接下来，在赶往波士顿之前，贝蒂和我还预留了一天时间，我俩便决定用录像机拍下当地的实况，以便告诉两个已长大成人的儿子，这里就是他们的母亲小时候生活以及后来跟他们的父亲结婚的地方。贝蒂一边驾车，一边给我指点着，我尽量把那些重要地点都拍了下来，例如店铺寥寥的主干道、我俩举行婚礼的老教堂、贝蒂的童年故居、她上过的学校、小图书馆，甚至还有农协会礼堂，因为贝蒂加入过农协会。

当地的人口不足三千，方圆数平方英里^①，最后，我俩不知不觉地来到了郊外，那里散住着几家农户，路边的树木参差而茂盛，长着无数松柏、白桦和枫树。行车途中，贝蒂突然指着左侧窗外

① 本书对单位的翻译忠于原著，为便于读者换算，书后附“计量单位的对照和换算表”。——编者注

的一条土路对我说：她当年一直生活在这里，却从没有走过这条小路。只见在几块巨石旁，还立着一块金属牌，牌子上醒目地用黄漆写着“待售”两个字。我记得，贝蒂当时很纳闷：一路上如此冷清，有谁会来买房子呢？我摁住录像机的开关，透过前窗的挡风玻璃，拍着车外风景，而贝蒂则停车转向，开上了这条小路，路非常狭窄，以致两侧低垂的树枝全都交错在一起。

我们的车在树林里穿行了约有半英里远，始终没有看到一间屋子，直到爬上一个矮坡，才发现前方右侧有一栋暗灰色的旧农舍。眼前凹凸不平的草坪上也立着一块牌子，同样用黄漆赫然写着“待售”字样。贝蒂朝我侧过身，一声不吭地将车停入私人车道。很显然，这栋房子并没有人居住，于是，我俩透过窗户朝屋里张望起来，只见天花板上架着厚实的横梁，地上铺有旧式宽幅地板。我记得贝蒂还说：别看这是一栋老房子，可它真的很招人喜欢。这时候，一辆小车在屋前停了下来，紧接着，一名男子穿过了大草坪，面带笑意，向我们伸出双手。来人名叫鲍勃，据他称，他家住在附近，距此约有半英里远，他正要赶去上班，恰好在路上看到了我俩的车子。鲍勃是一位房产经纪人兼建筑商，他一边惊讶地摇着头，一边告诉我俩：昨天，他刚把这栋房子登报出售，原以为这里人迹罕至，可能几个月都难得有人感兴趣，更不会特意赶来看房子。他询问我俩，可否愿意进去参观一下这个极有特色的住处。

我谢了鲍勃，告诉他：我俩在斯科特斯戴尔已有一套漂亮的房



子，不需要买房，如果他晚来五分钟的话，我俩可能早就走了。“没关系，”他答道，“也许这是天意吧。”此言一出，立马牵动了我的神经，我谋生的职业就是讲述命运故事。我朝贝蒂瞅了一眼，她耸了耸肩。“好吧，”我说道，“那就带我们进去参观一下。”

没想到，这栋房子令我俩一见倾心！我们走遍了所有六个房间，屋内设施一应俱全，还看到了……敞亮的客厅的墙壁镶着橡木……宽幅地板上还有多年前留下的穿孔钉眼……高及天花板的落地式壁炉别有一番韵味……甚至还有一个既没有加装隔层，也未经装修的旧房间，它显然被用作储藏室。鲍勃将其称做“夏宫”，每逢大热天的时候，全家人可以来此消暑，惬意地饮用柠檬水。

五小时后，贝蒂当场开出一张支票，作为购买这栋农舍的定金。我俩随即又于8月底返回新罕布什尔州，处理装修事宜。我们的长子达纳很有建筑师的天分，他也陪同而来，经过仔细丈量之后，替我们画了好些设计图。“夏宫”将加装隔层，再铺上地毯，改造成我的工作室，里面还将定做一个高至天花板的嵌入式落地书柜，用来摆放我的所有书籍。在走廊外面，将加盖一个30英尺×20英尺的两层楼，一层作为家庭游艺室，若把家中那台六英尺高的索尼投影电视机放在里面，真是再好不过了，二层则用作主卧室。在房子西侧，我们还将新修一个可停放三辆汽车的车库，并在车库顶层单独为贝蒂的父母亲辟出一个四居室套间，因为我们不可能将他们留在亚利桑那州。然后，我们将达纳绘制的设计图交给了鲍勃，并由他负责安排施工。

1989年3月，我们即打算售出斯科特斯戴尔的房子，很幸运，刚到9月份就把它卖掉了。10月底，我们收拾好全部家当，开始了横跨全国的大搬迁，并于11月1日正式住进了新居。当贝蒂的父母亲搬过来合住的时候，他们禁不住为自己能重新回到年轻时生活过的小镇而激动不已。

随后的一年里，那些木匠、水管工、电工和油漆工几乎成了我家的常客，以至于每天上午10点，他们都会放下手里的工具，到我家厨房来喝一杯咖啡，歇息片刻。最后，他们按照贝蒂和我的要求，完成了所有的建筑及装修工程，竣工日期就在一个月前！

我深信，我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“灵境宅舍”。



1月15日

今天，屋外大雪纷飞，持续了好几个小时，正是我处理和回复“书迷来信”的大好时光。这些来信大多提到了我所写的某本书给读者们带来的帮助，并向我转达了仰慕和感激之情，信里还时常摘录先人们留下的至理名言。

此刻，就在我手头的这封信中，珍藏有一大笔财富。我查阅了《思想全库辞典》(*Dictionary of Thoughts*)，才知道原作者为19世纪时的波尔通·霍尔牧师。该文如下：

对于你我所做之事，不要过分看重结果。假如你尽了全



力，那么，无论见效快慢，都与你毫不相关。只要播下真理的种子，它们自然就能生长。倘若此处不见结果，彼处或别处必会有所显露。

假如成功唾手可得，无疑值得庆幸；假如成功需要耐心等待，甚至无法亲眼目睹，岂不是更妙。因为成功终将到来。不要因遭人责难而感到苦恼，他人未必有意如此。反观自身，亦曾受到蒙蔽，言行失态，故而不妨宽以待人。

不要因为偏执而忧虑。我们难以回避，也无力改变，只能依靠自己，对己负责，却不能苛责他人。不要因为异议而动怒；自然法则无异于上帝的意旨，没有人能够违抗。我们的计划也许会被推翻——另有更好的计划。它们或许不能如期完成，但经过我们及后继者的努力，终将大功告成。

不要为自己的烦恼而伤神；假如你将其视若无物，它们便不复存在。更不要为“别人”的烦恼而伤神；实则并无其人。

为此，且让我们笃信上帝，保持心静如水，虽然我们可能无法亲身登临绝顶，但我们正在建造的这座丰碑必将屹立不倒。

1月22日

昨晚，当地的历史协会在图书馆举办了一次有关本镇历史的讲座，令贝蒂和我大长见识。

1766年，这里的地价大约为每英亩9美分。1767年，全镇人

口仅12人，直到1774年，当地也只有15户人家。镇上的成年男子全都参加了独立战争，第一次全镇大会即在1771年举行。正如当地的一部史书记载：“这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镇，有关它的历史自然缺少浪漫和荣耀。这里既没有发生印第安人的悲剧，没有爆发轰动全国的激战，也没有出现名人显贵或大量矿井，更没有任何受人瞩目的记录。这里很少有显赫之气，却不乏淳朴、自重和善意。”

我揣想，在回顾近百年来历史之际，当今那些研究城镇历史的学者们是否会得出与上述文字相似的结论。

昨晚的历史讲座确实令我俩如同中了头彩般庆幸不已：原来，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小镇还有如此古老的历史。在当地人士的帮助下，我俩翻阅了大量史料，终于发现，我们的住所始建于1792年，原屋主名叫内森·科尔。1792年！内森先是与第一位妻子纳比住在这里，后来，女主人又变为他的第二位妻子莫利，直到1800年，这栋房子又卖给了大卫与梅海塔布尔·希尔夫妇。不料，一场大火几乎把整个农庄化为灰烬。

我这才恍然大悟，为什么每晚从松林里吹来的微风，似乎总是伴着阵阵和声……其中融入了二百年来纳比、梅海塔布尔、内森、杰里迈亚、埃拉以及富兰克林等人的欢笑与泪水，欣喜与悲伤，还有成功与灾祸。

1792年！





2月12日

我始终记得在歌剧名作《歌舞线上》(*A Chorus Line*)中，曾有这么一幕情景：当年轻的舞者被问及长大以后希望得到什么，她的回答是“青春”。

1988年12月12日，我度过了65岁生日，从那以后，我开始跟自己玩起了一个游戏。根据我自己重新制定的年历，在1989年12月12日获得了新生，而我现在的目标是至少再过上21个“新”年，一直活到2009年12月12日！

我极其欣赏莎士比亚有关“成熟”的一段描述：“有些人似乎从不显老。他们总是勤于思考，乐于接受新观念，因而从未被人指责为‘守旧’或者‘落伍’。他们满足却不知足，安定却不安分，所以，他们总是在享受当前最好的东西，也总能最先发现未来最好的东西。”

因此，今天的我，在我的新生里，只不过才2岁零2个月。我相信，我的未来才是最好的。



2月19日

昨晚，天还没黑，我就赶到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市。我去过世界各地，温哥华是我最喜爱的城市之一。我之所以提前赶来，是为了在电台做一两个节目，为今晚的演讲做宣传。节目赞助人彼得·莱吉先生是加拿大多家杂志的出版商，当我按计划朱莉·布朗主持的午间电台节目上露面之前，他告诉

我说：奥尔菲姆剧院的门票已销售一空。这个消息令我极为兴奋。

我向彼得询问了届时现场观众的人数，他说：“将有2750人，还有一两个坐着轮椅的听众！”

2月22日

我径直从加拿大飞往墨西哥蒙特雷市，在首届国际领导大会上做演讲。蒙特雷理工学院的路易斯·埃里桑多演讲大厅里挤满了二千多名年轻人，听众们的认真态度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。这些青年男女无不表情严肃，身体微向前倾，全神贯注地聆听演讲，我所说的每一个字旋即被译成西班牙语，他们还在演讲结束后提出了不少切中要害的问题，这种现象在我多年的演讲经历中难得一见。

待我回到饭店客房休息的时候，我依然无法忘记墨西哥听众们年轻而热切的面容，也不由地想到：假若美国青年再不觉醒的话，未来的二十年里，这些墨西哥青年将在生产、销售和工作表现上全面超越我们。

全世界正在迅速地追赶我们……时不我待！

2月23日

贝蒂在家庭游艺室里织毛衣的时候，看到了一只硕大无比的猫头鹰落在后院橡树的枝杈上。它的羽毛呈灰褐色，身高起码有两英尺，却不见长着耳毛，两只大眼专注地搜索着脚下相距约有

